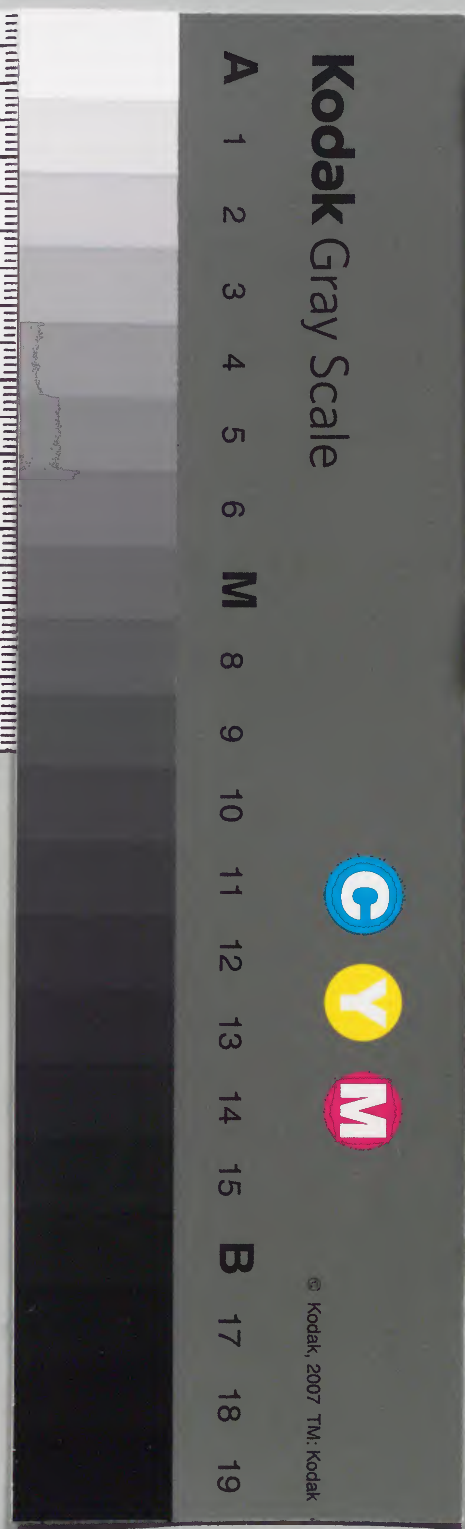


五代史

庫文閣内				
三	二	二		漢
函	四	三〇		書
五	冊	號	類	
架				

庫文閣内				
天	二	二		漢
函	四	三〇		書
六	冊	號	類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240)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五代史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淺革文庫

蜀川中鳳臺
長安府南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名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
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
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旣覺涕泣解御衣賜
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
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
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璧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
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
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
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
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
卽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
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
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
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
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
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
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
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
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
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
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畱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
親吏於軍門禱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
卽畱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

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斜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印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而見我我尙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緜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緜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傑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剡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劔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劔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

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龍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卽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

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信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
恨而外奉宗信命謹建聞之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
宗信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功臣其威
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信入奏事自請不已
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
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騫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
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
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山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
狹勢孤遂與建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
宗侃爲北路都宗侃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
泥宗侃敗績退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
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
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
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尙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
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
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
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
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
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
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騫虞見壁山有
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
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
爲符識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狻喙齟齒多材藝
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

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諶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名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貴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

五代史卷六十三
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
文展等于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
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
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
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
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幽王宗輅
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
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
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
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
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
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
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
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
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
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
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
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
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
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
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
省也蜀人富而喜邀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

隋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盡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節帥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畱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

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卽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名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錯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衝矣衍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旣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賂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澗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
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
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
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
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
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
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
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
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
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
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
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
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
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洺爲王者難致之瑞
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
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
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
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據前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法
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
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
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謬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洛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

五代史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洛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

孟知祥字保胤
邢州龍岡人
氏關而南

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
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
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
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
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
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
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
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
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
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
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
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齋
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
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畱之樞密使安重
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
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
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
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
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
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
翼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
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
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自客將王
彥鉢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

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暉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縣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

泣下沾襟士卒皆為之歔歔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
 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
 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
 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
 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
 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
 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來
 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巴而開唐軍止劔州不進
 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
 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
 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
 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脅
 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
 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
 棄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
 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旋所
 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待而
 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
 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
 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
 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
 謝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
 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
 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

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卽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卽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日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濕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尙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卽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

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
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守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為壽
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為

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
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
卒而祕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
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
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以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
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
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鶉首
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
在秦晉咸和九年二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
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
昶好打毬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
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
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
詰上書者昶曰吾見中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
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
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
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
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
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
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和懼其反仄乃用以為相業兼判度支置

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二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眾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珪襄王弟仁毅夔王仁贊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名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

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義曹彬等出歸州詔爪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諱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諱以次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劔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義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生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頴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歎曰吾與

先君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
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
也自興師至和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
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
時傳以為笑祖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
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復禮詔書呼為國母常各
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
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
劉鈞當如母願祖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
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
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知祥與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
乾德二年乙丑國滅凡四十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

至乾德三年乙丑

五代史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
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
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
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
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單玘作亂知
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
後徐彥若代知柔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
留後天祐二年拜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
年兼靜海軍節度使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
王隱父子起封州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

氏周固尚也

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敢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唐大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去，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龔僭號，以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悉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段氏養龔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詔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向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以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馮平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卽皇帝。

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快快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名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以良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名之使以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髻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

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鄜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顓子也克貞文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暉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

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擢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歔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名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

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救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旣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旣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畱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名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成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愁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

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
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巴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
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傳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
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巖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
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贊以兵入
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
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
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
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名玉樓侍飲左右
曰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
郴州潘崇徹敗達於壕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
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玉十二年晟親耕
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
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
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璣以旌節招之璣至白
州昌濬使人止璣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璣不果行晟殺其弟洪
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
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
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
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
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子張立

張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

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闔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寇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銀稍誅諸王銀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銀將郤廷珣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憐然莫以爲慮惡廷珣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

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瑁言遣廷瑁以舟兵出洗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瑁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能救為立祠於洗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韶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其右僕射蕭濯奉表降灌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

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為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龔儼

五十五

恩姊對其外事具固

宋開寶四年四月朔日六十一日平晉正外史以梁貞世三年與晉

大白田難素本白黑以制熾計京昭姊難為空于中漸大泚軍桂

以戰時十籍悉姊令寶敵時泚人城宮官樂彈羅其供以遊觀

因寶貨爾焚為空地响小計其當自數世已盡焚其祿軍宮艱難

新與率文左前美軍制不降難欲歌李并善其曰北昭之來味吾

對奉夫到對行難對自對介並其即命美善其相難其策新王

相穴難而難對對請味末難响二月相更其難難其古對根蕭

五代史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

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等攻

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

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

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

所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寧

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

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

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

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

西川生鳳

求爲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
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
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
入府乘馬輒踶齧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
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
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
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
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
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
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
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楊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竇爲指揮使竇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
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誰家子竇曰馬殷弟也行密大
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
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
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
勉爲吾合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
禮遣竇歸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
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
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
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
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
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

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台炎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澱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竇爲左相有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勳之仇難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

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
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
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
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
置官屬以其弟寶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
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
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
筠曰文肅祖止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
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
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
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
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
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
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
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
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寃死乎明日吏
以狀曰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
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
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
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藉居喪
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册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呼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將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會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會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噴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闈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卧病始

思帝言以爲忠名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
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
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
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
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
希萼於砮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
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
萼怒送欵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
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
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
萼彥瑫敗於涓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
戰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
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
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鬲
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蠻其勢易破請令
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
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欵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鬲詣可瓊
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
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
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
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
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册封

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
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
餘匹以壯士執槓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
崇遣彭師鬲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鬲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
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
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
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
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
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
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
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
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
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
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
敗而還進達乃逐出畱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達自爲
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湘南大亂李景遣
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
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
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
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
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
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
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名景真等會攻破晟言

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奏表京師周太祖卽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名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名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名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

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
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攏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
輿嚴氏卒無畱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夫人心所以不欲畱者一
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名其
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攏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
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
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
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
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
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
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
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潯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

後事具國史

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餘具年譜註

對事具國史

明元平八正十十繪具非繪請
如自惠神靈二羊人臨南至風觀

未至而文素為相審而擇或陰其人漫他對斷舉其陣于京相其

五代史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

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

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

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

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

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

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

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

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弟舍錢

生爾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

及古制

西川宅圖
氏謂而用也

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槩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名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

都以鏐爲都指揮

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

漢宏與昌有隙

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

都兵渡江竊敵

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

復遣將黃珪何肅屯

嶺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

殺何肅辛約漢宏易

服持膾刀以遞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

舉刀示之乃免四年

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

漢宏罷兵皆不奉詔

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

屯望海鏐出平水成

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

堅實等降遂攻破越

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

于會稽族其家鏐乃

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

衛大將軍杭州刺史

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

亂六合鎮將徐約攻

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

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既祭寶然後遣其弟鉞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温等以妖言惑昌歎為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園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巖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

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鉢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福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湯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閉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璩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頔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璩亟召頔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

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
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
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鏐
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
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
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
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闕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
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
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
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
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
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
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
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
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
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
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卽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
書辭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政使吳越旣還政誣昭
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
遣人以絹表聞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
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頔每
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

五代史卷六十七
五
勝必斬錢郎是日顏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俶字文德佐卒弟俶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暉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俶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俶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俶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盡工獻鐘馗擊鬼圖俶以詩題圖上進思

見之大悟知侬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侬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
遷侬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册金印世宗征淮南
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
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
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遠調兵
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
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郤可遷力戰可遷子死
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
兵使郤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
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
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
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
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
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
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管一人以責其
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管數
已則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管百餘人尤不堪其
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
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
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
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
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

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
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驟然盜賊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
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
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
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
道其中者與

錢世典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已限以次昌而著之以昔西黃對十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驟然盜賊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與

五代史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名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名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脇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

閩世家第八

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畱之潮卽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畱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此爲審知德政所及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暮撤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

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謂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鱗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鱗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鱗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鱗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旣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鱗乃卽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鱗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爲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病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鏐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鏐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鏐以爲然卽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鏐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鏐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古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傑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嚮食立盡明日鏐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鏐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鏐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鏐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尚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鏐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鏐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鏐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鏐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鏐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鏐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鏐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鏐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鏐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鏐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鏐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鏐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鏐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氏歸

郎皆爲傲所殺鑄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鑄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傲
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
享軍伏甲擒傲殺之梟其首于市傲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傲
首奔於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
損册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
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驪僮甚盛化
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苜履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
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
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
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
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
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
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
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
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
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
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
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
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
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燕爲淑妃後立以爲皇
后又遣鑿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
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
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

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鄒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鄒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旣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于俛每抑折之曦亦憚俛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俛曰此將何爲俛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旣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俛前言而俛已死命發塚戮其屍俛而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士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旣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

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弒昶懼
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
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
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
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
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
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
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
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
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
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雷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
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
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
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
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
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
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
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
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
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
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
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雷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

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畱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太三年虜王氏之族遷于金陵謬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為始年至保太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為六十一年然其奄有閩國則當自景福元年為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讖書謬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未年也

五代史第六十八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

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

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

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

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

而大玉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

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

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

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

馮川毛鳳節
氏南南南南

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
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
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
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
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
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
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
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
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與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勅所
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
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上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
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
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
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
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遇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
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
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
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
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
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
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
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

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岷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琪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為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以為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中官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

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卽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越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秦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

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

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

終

南主 皇博 漢書

軍道

氏周 氏周 氏周

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
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
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其道所以
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
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
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
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
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
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卽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
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
訥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卽慟哭爲李驥立祠歲
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卽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
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
事舍人李訥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元欲與旻約爲父子之
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
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旻妻
爲皇后元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元欲彊
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元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
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元欲爲述
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
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
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戾所敗德
戾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
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

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太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

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衣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曷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承鈞曷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曷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曷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旣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卽率其國兵自將出圍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

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類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
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
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
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
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
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
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旻世凡舉
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畧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收元援李筠
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
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
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
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
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
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
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
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卽其治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
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
曰君家與周氏爲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
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
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
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
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
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

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曼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曼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曼女皆卒曼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臥勤政閣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怨無為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為人忍曼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於繼元為諸父皆為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

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
駘驛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
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
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
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畀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
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
後事具國史

曼年世興滅諸書皆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
朝太平興國四年滅凡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第七十終

五代史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
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
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
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
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
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
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三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
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
竝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藝文志
氏雷同甫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李克用 楊渥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興
開平元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福七年 開平元年 開平元年 開平元年 開平元年

戊辰 二 五 五 武成
正用 卒子 存冊 立
是歲 隆演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是歲 立

壬申 二 九 九 二 十 四 六 四

癸酉 二 十 十 三
末帝 二月 即位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化
是歲 改元

五代史卷七十一

戊寅 四十五十五光天 是歲 衍立 二

巳卯 五十六武義 是歲 吳于 稱我 改元 乾德 三

庚辰 六十七二 是歲 甫立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十九 四 六 同光 同光 同光

癸未 唐莊宗是歲四 同光元月改元 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是歲 延翰 立

乙酉 三 五 咸康 白龍 是歲 延翰 立

丙戌 明宗 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天成

丁亥 二 乾 是歲 溥 帝號 改元 三 二 是歲 從誨 立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是歲 從誨 立

巳丑 四 大和 二 四

辛丑 六	庚子 五	巳亥 四	戊戌 三	丁酉	丙申 晉高祖 夫福 元年	乙未 二	甲午 廢帝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癸巳 四愍帝 即位 七月	壬辰 三	辛卯 二	庚寅 長興 元年
五	四	三	二	昇元 立昇李唐 是	二	天祚 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廣政 十一	四	三	二	後蜀 是 立	五	四	三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夫福		應順 清泰		是歲 希範 元瓘 立		長興 是歲 希聲 立
佐立 是歲									錢氏 見號六 年其餘 皆闕	五	長興 長興
三	二	永隆 延義 立	三	二	通文 天福	永和 是歲 利立	二	龍啓			
							應順 清泰				

壬寅 七 出帝 即位

癸卯 八

甲辰 開運 元年

乙巳 二

丙午 三

丁未 漢高祖 天福 十二年

戊申 乾祐元年 二月即位 隱帝

巳酉 二

庚戌 三 八

辛亥 廣順 乾祐四年 周太祖 東漢 元年 劉昫立

壬子 二 五

癸丑 三 六

六 五

是歲 保大 景立

二 七

三 八

四 九

五 十

六 十一

七 十二

八 十三

九 十四

十 十五

十一 十六

是歲 先天 玠立

應乾 乾和 立

二 開運

三

四

五 希廣 立

六 乾祐 是歲 倣立

七

八 是歲 希萼 立

九 廣順 是歲 希 立

十

十一 是歲 劉 言立 見 殺子進 達立

四

是歲 政以建 五天德 州稱殷 改元

六 是歲 三 開運

三

是歲 政為南 唐所廢 王氏滅

見 倣立 是歲

是歲 乾祐 保融立

是歲

是歲

廣順

是歲

是歲

甲寅 顯德元年 是歲 世宗 七承鈞 十二十七 十二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十九 十四 是歲 周行 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二十一 大寶 是歲 銀立

己未 恭帝六 六月即位 明會正 三 六 二十二 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曼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贄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曼之志不以忘漢為讐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贄為嗣則贄為漢之國君不獨

為曼子也曼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曼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曼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國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傳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連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二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連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反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為希聲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連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百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祐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父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鑄曰昶曰曠曰延政凡七主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連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辛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連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本紀同光三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運嗣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二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二年十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乾寧四年即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年則連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

元年卒者皆繆也○鑄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鑄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連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連歷圖書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曼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曼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連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曼卒又有曼為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曼乙卯生卒時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曼之臣其親所見聞斷得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曼乙卯生者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曼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曼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於世家

謂其幾幾無樂而盡書越不似然也
其言則其間要妙一皆備也
千國尚賦必不然以武國志乘神
千也又書元隆內主立神中
宗官拜聖國神聖神聖神聖神聖
小千十一日聖神聖神聖神聖神聖
而卒與門王世世合而神聖神聖
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五代史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易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為中國患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各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

再出也
氏國國師

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各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六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雜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攜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人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

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
機遣晉馬千匹旣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
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
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
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
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
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
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
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
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
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
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
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
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
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
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
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
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徃取其骨焚
之醑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
俗與奚靺羯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
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
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
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各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
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

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
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
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
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
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
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
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宮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
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
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
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
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
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
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
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水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
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
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
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
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
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
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
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
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
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
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

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臧諧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
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
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前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
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
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委餒等六百餘人
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
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
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
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
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
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
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
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
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
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
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
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
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
耳覆舟山山皆斗絕竝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
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
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

守爲巴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寒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遠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瑭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兵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敗還保晉安泰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開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壘晉城而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嘘臈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

五代史卷七十一

七

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
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
氏常山人也其父邴爲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
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
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
壽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
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
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
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
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
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
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

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
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鑱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
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
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
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
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
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
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
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
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
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

五代史卷七十一
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
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
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
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
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
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
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
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
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
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
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
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
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
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
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
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
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
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
城衛村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
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
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
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
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

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二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潞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竝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佳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崗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論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羶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

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竝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鑱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書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

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乎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

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牒牒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
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
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
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
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
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
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
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
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簫翰聞德光死
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駭聞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
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
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
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
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入皇王背我歸中
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
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
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
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
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
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
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
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
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

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温
 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
 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
 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
 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
 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
 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
 定州已而悉其眾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
 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畧中國人剥面抉目
 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
 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
 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
 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眾皆懼以為凶
 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首長復謀入
 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
 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
 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
 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
 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
 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
 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
 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
 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
 韓通為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艫船戰艦首尾數十

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
亦曰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
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
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
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
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
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
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
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
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
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
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
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
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
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
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
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
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
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
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
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
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
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

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
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苦大寒則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
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
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
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
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
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
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綿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
觥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
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
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

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
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
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蕪枝葉有芒刺
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
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
环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
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
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
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
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
乃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
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

甸其茨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韃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媼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遣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齋乾飭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

人能鐵旬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其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皆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曰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一二年戊子為天顯元年云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二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推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矣

此大寒燕燕至此冰水封又北山國人良辟首其手不亦手其也燭室韋其此冬嚴凝金殿其人工匠隨燧箭器皆隸我善識手機

五代史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荅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逾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如舟阿保機疆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農以平底瓦鼎煮糲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

莫川宅圖
氏關前南

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遂不魯之姊爲妻後遂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遂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遂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

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
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
有吐渾何曼刺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
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名
見中國有每相湓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
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闕破
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
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
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
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
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鞨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
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
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
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
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疆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
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
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
大姓之疆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
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
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
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
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更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

五代史卷七十四
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
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
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
埋韋悉囊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
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
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
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
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
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
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
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
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
度嶮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
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
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史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
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
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
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
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
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
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
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

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
 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
 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陷蕃人
 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
 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
 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
 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
 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
 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
 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
 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為節
 度使發邠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
 党項所隔邠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
 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
 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
 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
 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來請命
 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入市馬京師
 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
 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
 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
 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
 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
 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

五代史卷七十四
五
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
羗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
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
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
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
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
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
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碯砂
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牦褐玉團皆因
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
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
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
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
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
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若世物俗則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
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
德振武之閒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
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
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
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
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
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
績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

于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羴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臘胸臍金剛鑽紅鹽劉氈駒駱之革其地宜白麥青翹麥黃麻苽非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旣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聰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隣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羴牛尾玉氈等曆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晦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晦頗記其徃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晦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首曰捨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

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漉木漉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人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甕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糲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玉滂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

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
頰責請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
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
而其官號畧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
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
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
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
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
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
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
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

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
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迹延年辟穀雌圖載
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
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
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
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
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
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
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
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

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
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
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
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
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
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
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
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
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
能通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藹乃以龜年爲使虎
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
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
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
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
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
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嶺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
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
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
定標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
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狎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
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

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
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氊其首
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

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蠟北抵

驩州其俗與夫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

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甫

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

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

灑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

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各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

云

